

湖海文傳

第二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四十三

青浦王昶德甫輯

書

荅大興朱侍郎書

錢大昕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

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殷爲已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孟堅所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已鮮知之故虞恭宗訢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

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昕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涒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漢東漢距西漢尙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闕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已卯歲木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已卯若竹書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其

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西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闕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但用太歲

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難通者多矣鄙
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因閣下之詢爰述所
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錢大昕

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蓋用張揖廣雅
之說愚謂古人旣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卽以當
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旣云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
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
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
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
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

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姬訾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真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卽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淮南與史公文異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

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
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
公明云攝提格歲吾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
書正合晉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
小歲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
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
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所撰太歲
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陰或云歲陰若
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亦相矛盾歲星十二
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歲行一次尙有餘分積至
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

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
辰則左氏所紀歲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
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
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秣太
歲非此之語卽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
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
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氏
謂秦始皇卽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涒灘者
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
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達見孔穎而今人命爲
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
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榦枝不

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荅孫淵如觀察書

錢大昕

得四月六日手教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其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爲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思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其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

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其和之初爲庚申固無足怪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旣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攷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第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戴東原書

錢大昕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

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覩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傳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母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朶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

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陷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正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創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濶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于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

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
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
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
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
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
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
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
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
請再質之足下

上錢竹汀少詹問七政諸輪書

焦循

循頓首循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作敘文掄揚太過不勝
愧謝之至所教正弟五十五圖細審乃循之誤當卽於燈下

改正蓋戴君用矢半較捷於用加減非梅君之說不可據也
循家於揚郡之北鄉孤陋無師學拘執之見得大儒不棄進
而教之尤所感而自慶耳循又爲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論所
以用弧三角之理以有數處未能了然尙未脫稿敢以所疑
就正有道梅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
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
攝恒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耶且五星之歲輪
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
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旣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
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
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
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君火星本

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
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
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慎
修布衣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
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
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
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卽半徑之度隨之以
增規此成圖必大于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
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
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地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
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
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